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及当代意蕴

刘儒,刘杰,马勇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摘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科学设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和科学结论。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及其相关问题始终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其实,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是构建联合起来的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准确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探索性挖掘其中蕴含的科学理念,对于历史性回溯和创新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重建个人所有制;中国式现代化;公有制;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3-02-005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原始积累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作出的理论预设和科学设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74}但是,这里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自《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多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颇为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旨在对学术界“重建个人所有制”具体释义的几种主要观点梳理、评析和审视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意蕴。

收稿日期:2022-06-20;修回日期:2022-11-1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研究”(18JZD010)。

作者简介:刘儒,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研究。

一、文献述评: 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我国学术界对“重建个人所有制”基本内涵的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2]。随着罗森塔尔、尤金的《简明哲学词典》、卢森贝的《〈资本论〉注释》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含义开始引发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当时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经典文本研究展开。当然,也有学者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比如就有学者把当时农村家庭副业指证为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特殊形式^[3]。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及其相关问题持续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难点。大体形成如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 重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吴宣恭、马伯钧等。吴宣恭认为,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设想的“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生活资料的所有制,这个解释同马克思的系统理论是相一致的,无论在辩证逻辑或形式逻辑上都是正确的,在很长时期被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接受^[4]。

马伯钧也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狭义内涵解读是科学的,并且提出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广义内涵,即第一个否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第二个否定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5]。

将“个人所有制”看成是消费资料或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主要阐述如何以暴力手段消灭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创造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逻辑和人类社会历史逻辑的双重必然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否定和替代。显然,马克思阐述的“否定之否定”辩证进程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衍变作为判断标准来说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嬗变,并不涉及所谓消费资料或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的问题。其次,从历史发展看,个人消费品作为维持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个人所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更是为资本家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须的物质资料,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消灭个人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的所谓“重建”问题。

(二) 重建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钟良、胡振方等。钟良认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结论,既不是指重建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是指重建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能力个人所有制。由此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能力个人所有制。而恩格斯讲的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不过是劳动能力个人所有制的结果,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而且他还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突破“苏联模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上重建劳动能力个人所有制^[6]。

胡振方认为,马克思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具体包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劳动力与消费资料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从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角度讲,个人所有制是指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从生产成果或产品占有方式的角度讲,个人所有制是指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完整地讲,个人所有制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和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7]。

同样,这一观点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从历史逻辑看都是站不住脚的。从理论逻辑看,如前所述,

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主要讲的是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作为否定之否定起点的是“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它“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1]873}。因此,第二个否定的结果不能得出“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抑或“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这一在概念上不对称的结论,否则在逻辑有悖同一律之嫌。从历史逻辑看,劳动力个人所有存在于除奴隶社会之外的其他任何社会形态中,尤其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分离,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始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1]82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雇佣工人是自己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力的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让渡给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使用和支配他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让渡完全遵循商品所有权规律,亦即雇佣工人让渡劳动力商品时并不放弃对它的所有权。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充分肯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否定和消灭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也就否定和消灭了以雇佣劳动为根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在未来社会也就自然不存在所谓“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问题。

(三) 重建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于金富、安帅领认为,实践证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只有从根本上认识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弊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现阶段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态主要有劳动者股份制和劳动者个体所有制。他们认为,今后我国所有制发展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改革,广泛确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全面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般形态^[8]。

从方法论来讲,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能把经典文本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结合起来理解和阐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人人皆有的生产资料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完全违背马克思本意的,是不可接受的。首先,马克思在阐述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时,关于第二个辩证否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在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私有制。”^{[9]826}因此,不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是什么,但肯定不是所谓什么人人皆有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始终对那种所谓人人皆有私有制持否定态度。这种私有制“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是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1]872-87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历来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主张的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倒退到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的观点进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其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劳动者拥有了生产资料,相应地获得了财产收入,这是我们党和政府鼓励和允许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但绝不能以此认为马克思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重建所谓生产资料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二、科学内涵:重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如上所述,学术界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内涵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我们认为,从方法论来讲,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需要依据经典文本的思维理路,联系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践开展系统、全面的审视和研究。从这一方法论

出发,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逻辑,显然,这里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是重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其本质是实现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社会结合,使劳动者获得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首先,将“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解为重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具有鲜明的历史与逻辑必然。如前所述,“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分析资本原始积累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做出的理论预设和科学设想。因此,必须从资本积累历史与逻辑出发,探寻“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

“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有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1]872}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私有制,即“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1]877},难以承载资金需求高、生产过程复杂的社会化生产需求。“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1]873}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逐渐分离,多数小生产者的财产转变为少数资本家的大财产,个人的分散的小私有制转化为社会的集聚的大私有制,由此引致社会经济形态经历第一次“否定”。“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1]873}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在资本逻辑作用下,一方面,资本积累持续深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广泛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劳动者与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1]821}加速推进,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10]551},其劳动所得在资本剥削下日渐微薄,且劳动本身以及劳动产品对其而言成为具有压迫性的外在事物,而生产成果却在资本家一端大规模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最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1]881}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衍生出其消亡的客观条件——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主导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充分暴露、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迈入“否定之否定”的新阶段。质言之,在资本主义造就的社会化生产成就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将占有剥夺者集聚的生产资料,重新建立联合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0]465}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与劳动者个人所有高度统一,相辅相成。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其中每一位劳动者均与其劳动实现条件充分结合,自主控制生产过程,劳动目的也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需要,而是满足包括自身在内的全社会需要。在由小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个人所有制的嬗变递进中,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昭然若揭: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全社会范围内所有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劳动者个人与劳动实现条件的重新结合,因而也就超越并彻底祛除了剥削剩余价值、压迫广大劳动者的制度基础,为每位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将“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解为重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

第一,以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取代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始终如一的设想和构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1]582}可见,代替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就是由联合起来的全体社会成员占有全部社会生产资料。随后,《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未来社会要“把

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12]46},并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12]53}。此外,马克思进一步将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占有的基本特征凝练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13]495},“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1]874}。恩格斯也在分析法德农民问题时尖锐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将所有权和劳动“结合在同一手中……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14]517}。

第二,在未来社会施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彰显并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乃至资本逻辑的深刻批判。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坦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于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他们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全面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生产重视和满足个体(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且资本贪婪扩张的本性是引致广大劳动阶级陷入被剥削和异化深渊的根源。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阐发和其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构筑均建立于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之上,进而将这种批判性内涵蕴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中。马克思恩格斯曾鲜明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2]45},“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10]158}。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制通过赋予每位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权以及对生产成果的分配权而与“劳动的异己的”^{[15]386}私有制彻底对立,它致力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并推动社会成员实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第三,以重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内涵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相契合。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立足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和谋福祉,其理论内核都充分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特有品质和根本立场^[16]。“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也不例外。它并非马克思的凭空构想,而是其立足无产阶级饱受压迫和剥削并迫切寻求彻底解放的时代背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最终凝结而成的实现全体劳动人民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设计。正如列宁所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梦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17]1}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下,所有劳动者共同组成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共同管理、参与社会生产活动,每位劳动者都地位平等,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或物。与此同时,剥削和奴役劳动者的基础——私有制已不复存在,支配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也荡然无存,劳动者为自己而劳动,劳动产品完全由自己支配,从而摆脱资本和商品的束缚,逐渐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既然“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重建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马克思为何不直接使用公有制的提法,而要使用容易引起混淆的“个人所有制”?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使用借喻表达方式回应和抨击当时欧洲国家弥漫的建立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私有制的论调,同时进一步表明未来社会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与这种已经被工业发展消灭的,“而且每天都在消灭”^{[12]45}的“劳动者的私有制”之间的显著区别。“重建个人所有制”与第一次否定前的孤立的个人的小私有制相比较,不仅恢复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且还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社会化尤其是生产资料社会化,进而建构起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最终实现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的有机统一。

再次,内蕴重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反对蒲鲁东形而上学的平等均富思想进而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力武器和重要保障。在马克思的时代,试图迎合法国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政治趋向的蒲鲁东影响力巨大,甚至对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其提出的通过建立一个基于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绝对平等的体系”摒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进而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幻想。蒲鲁东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发展实践中其社会却不具备抑制所有权滥用、变质而导致契约行为失效的机制,进而引致生产的非道德性、占有的无序性和继承的反社会性。因此,蒲鲁东用“平等”代替所有权,

希望建立一个在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基础上实现平等分配的个人所有制社会。具体而言,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层面,基于作为正题、反题的共产制和私有制都会产生不平等^{[18]748}的认识,蒲鲁东提出要建立综合这两种所有制的第三种社会形式^{[19]292},也就是构建一种折中式农民平均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私有制;在分配方式层面,蒲鲁东指出“所有的人都具有完成一种社会任务、即相等的任务的能力,同时除以另一个人生产的产品来偿付一个劳动者的劳动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工资平等是合乎正义的。”^{[19]162}可以看出,蒲鲁东妄图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基础上建立一个小生产者乐园。他所谓小私有制条件下的“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基础依然是私有制、资本和商品生产,从而使劳动异化仍旧在本质上得以保留。马克思曾指出“由于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还受到国民经济学的的前提的束缚,因此,蒲鲁东仍以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理解对象世界的重新获得。”^{[11]268}而且,蒲鲁东未能将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形式如货币、工资、价格等当作资本主义固定范畴,由此导致他提出的分配平均主义的“平等工资”形式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不和谐分配关系的承袭和改造。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11]167}毋庸置疑,蒲鲁东所兜售的改良主义方案不仅没有执行的现实基础,更是迂回地同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谋了。

实际上,分配平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真正实现必须建立在彻底推翻私有制并重新构建的全民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之上。马克思正是通过重建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思想完成其重构平等正义理念的理论表达,进而铺就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石。

其一,“重建个人所有制”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筑坚实的制度基础。在未来社会重新建立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对引致社会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颠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2]47}如前所述,重建个人所有制重新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在这种占有之下,社会生产资料不再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而是由全部社会成员普遍、广泛所有,每一位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得到真正保障和对待,从而摆脱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附庸地位,实现其与劳动实现条件的充分结合以及对劳动能力的直接支配。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洞见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之下“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11]158}的雇佣劳动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12]46}的联合体内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劳动。在这种共同劳动下,“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0]460}。与此同时,“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5]19}。未来社会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瓦解了非劳动要素参与社会剩余分配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促使社会总产品分配方式向兼具公平与效率的按劳分配转变。“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11]96}这一按劳分配原则不仅创设了平等的分配尺度——劳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激发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其二,“重建个人所有制”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1]538}。“重建个人所有制”为未来社会物质财富持续丰裕提供重要保障。一方面,“个人所有制”的重建本身就以相当可观的社会发展成果为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个人所有制的重建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这样,“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

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也必然极大地激活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如前所述,在未来社会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会促进社会生产持续发展。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后,在生产社会化和联合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旧式分工”以及体力和脑力、城市和乡村对立给广大劳动者带来的束缚全面消除,那种奴隶般的服从情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致的消费资料、类本质与生产关系的异化不复存在,劳动者可以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劳动成为其“生活的第一需要”^{[10]435}进而自主性显著增强,劳动生产力充分释放,再加上联合体内部分工协作有序推进,社会生产力必将在高效运行下极度发展,最终实现“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10]563}。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11]582},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才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三、当代意蕴: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中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0]22}如前所述,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然而,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表明,在坚持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个核心就是必须努力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20]29},切实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显然,这一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那里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现成答案。因此,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国资国企改革,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就成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伴随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1]500},我们党开启了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的漫长进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农业、手工业中的个体私有制逐渐废除,依托于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随之建立,生产资料转归社有,社员按工分取酬;私人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伴随“全行业公私合营”等的推进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企业职工按等级获得工资。这种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推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对于集中配置有限资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赋予全体劳动者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平等地位,为保障和改善人民基本生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筑起坚实的经济基础。“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2]495}统计数据显示,1952—1956年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679.1亿元陡增至1030.7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1%。然而,1957年以后,由于我们党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过于单一和集中,严重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扼制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致使我国经济运行效率下挫,人民生活改善缓慢。

面对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要求,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一系列创新性探索逐步展开,其首先发轫于广大农村地区。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连续出台多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逐步解除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政策禁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之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推行和实施。农民首次获得的经济“剩余索取权”对其形成强烈激励,促进农业产出大幅增长。1978—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3亿吨增至4亿吨,而此前实现同等数量的增长耗时却长达12年^[23]。这种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又促使农业生产剩余和农村劳动剩余逐渐显现,同时,规模性市场需求也持续扩大。它们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推动“社队企业”迅速演变成为以股份

合作制为实现形式的乡镇集体企业,并使其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起。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3.4%^[24]¹¹⁹。广大农村地区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实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与中国实践场域的相互融合,确保了联合起来的农民群众始终是生产资料的真实所有者,赋予了劳动群众“生产者和生产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进而充分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显著促进了农村地区生产力提升,显著改善和提高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鉴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示范,我国国有企业也开始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承包等形式广泛推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一系列改革,探寻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务院相继颁发若干有关“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转换经营机制”的规定和条例,并积极推行税制改革,推进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由政府向企业转移;同时通过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允许企业上缴固定数额利润后留存经营剩余。这些改革举措在坚持全民所有制基础上增强了对企业提高生产积极性、改善运营绩效的激励,促使企业逐渐参与并适应市场竞争。但是,因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界限模糊、产权关系混乱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日渐凸显,严重制约了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对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强调明晰产权关系,规定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25]。之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又提出通过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和推进股权多元化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26],使其真正实现政企职责分离、公司治理高效、市场竞争能力突出,以巩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其在经济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1998年的525.14亿元激增至2003年的3836.2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8.84%,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升^[27]⁵³⁶。

为了持续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8],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范围。实行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有利于拓宽国有企业资金来源,促进国有资本流动重组进而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前景黯淡、经营不善的行业,并通过兼并、联合、资产重组等方式继续引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与此同时,鼓励企业职工持股,赋予其以劳动者身份实现对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允许其以资本所有者身份参与企业生产管理经营决策并分享企业收益,由此形成职工和企业的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激发职工积极性和企业创造力,促进企业效益和职工收入协同提升。实证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29]。

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30]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提供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平台经济也进入到国有经济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视野之中。近年来,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融合数字技术、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平台经济这一所有制实现新形式的迅速崛起。基于此,我国国有经济可以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的运营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平台经济。首先,从基本内容来讲,它在国有经济占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运用具有流动性和抽象性的数字互联网技术,整合各种经济主体和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贯穿于社交媒体、网络市场、共享平台、众筹众包等流通领域,促使产品供给不再受资源稀缺性束缚并使之边际成本趋于零,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简化交易流程,最终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达到公有制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其次,从根本属性上来讲,平台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生产主体,各种职能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收益

主体,是以“共建共享共治”为核心理念、以共同富裕为实现目标的国家战略性平台。

可以说,正是通过持续探索高效多元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不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8-29}。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举世公认的总体性跃升,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历史性成就,进而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和新历史方位,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我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继续依循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持续探索和创新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有效发挥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切实落实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公有制促进效率保障公平的显著优势,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高崧答.为什么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所有制是与公共所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不可分割地联系的?[J].学习杂志,1955(4):30-31.
- [3] 刘熙钧.农村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特殊形式[J].中国经济问题,1961(4):9-11.
- [4] 吴宣恭.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再理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2):97-108.
- [5] 马伯钧.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科学内涵与中国特色[J].当代经济研究,2018(5):23-30.
- [6] 钟良.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与中国改革[J].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学报,1992(2):34-40.
- [7] 胡振方.试论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也谈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与中国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3(6):55-60.
- [8] 于金富,安帅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般形态[J].经济学家,2011(8):13-18.
- [9] 资本论:第 1 卷(法文版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刘儒,刘鹏,杨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78-82.
- [17] 列宁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8]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19]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M].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2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14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2]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3] 国家统计局.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EB/OL].(2019-08-05).[2022-6-2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5_1689117.html.

- [24] 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 [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
- [25]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1993-11-17(01).
- [26]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1999-09-27(01).
- [27]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4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 [28]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03-10-23(01).
- [29] 王艺明, 赵焱.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J]. 财政研究, 2021(10): 27-43.
- [3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3-11-16(01).

[责任编辑 卫 玲]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Marx's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LIU Ru, LIU Jie, MA Yo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is Marx's scientific assumption about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future socialist society in *Capital*. It i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scientific conclu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a long time,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basic connotation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cusing on how to improve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und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form of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finally achiev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and its related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one of the hot and difficult issues discussed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In fact, following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is to build a united public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jointly owned by all workers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and explore the scientific ideas contained therein, for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various effective realization forms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strengthen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for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people.

Key words: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chinese moderinzation; public ownershi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